

心/香/一/瓣

我的舅公舅婆

张 艺

清晨推开窗，院子里那棵山茶花又开了，抖落的花瓣刚好停留在舅婆生前用的晾衣绳上，绳子上还缠着半截褪色的还打着结的红毛线，那是舅婆绑萝卜干时留下的。舅婆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半了，但舅婆坐过的藤椅依然保留着，每次看见她坐过的藤椅，我就会想起她，想起她后院里的红薯窖。

小时候过年，舅婆会从黑黢黢的地窖里掏出烤得焦香的红薯递给我，帮我掰开，只见金灿灿的芯子直冒热气。我问舅婆：“就没有别的零食可以吃吗？比如大白兔奶糖或是威化饼干？”舅婆说：“这是农村，可不比得你城里来的，少吃那些香香的，粗粮吃多了对身体才好。”贴心的舅婆有时还会用勺一口一口地喂我，我大口地吃，舅婆脸上也会露出慈祥的笑容。

去年春节我去看了舅公，舅公是我外婆的么弟，看见他就想起了外婆，也就想起了舅婆。记得小时候舅婆会牵着我的手去集市上买冬瓜糖，是用牛皮纸包好，两根麻绳交叉捆好的冬瓜糖，我觉得不甜，只有一股淡淡的冬瓜味。

这次和舅公聊天觉得他思路很清晰，虽然他已快进入耄耋之年，但他会把让人想流泪的事情笑着讲出来，告诉我舅婆只是先走一步，人嘛早晚都会走到那一天，但迟早都会再相聚。他总是说：“你家祖祖一共生了七个，最后只活了两个，就是你外婆和我。”

我对祖祖并没有印象，外婆也在我读高二时变成了天上的另一颗“星星”。

偶然间，我发现舅公院子里的山茶花瓣已经开始打焉，暗红色的花瓣微微蜷缩着，像舅公布满斑点的手背。我蹲下身来捡掉在地上的花瓣，就像小时候捡舅公舅婆地窖里的红薯，那一瞬间，思绪把我带回了童年。

舅公并没有留我吃饭的意思，他知道我看一眼就会走，我向舅公提出想喝点开水，他一边向我展示家里自动饮水机的功能，一边很满足地告诉我现在生活真方便，冷水和热水可自由切换。

送我上车时，我向他衣服口袋里塞钱，他愉快地推辞，又愉快地接收，笑容满面地往裤兜里塞，我问舅公每天的日子怎么打发呢，他说：“上午去集市买点菜，下午约得到‘角’就打麻将，比如今天下午三缺一，所以我不留你了。”我又从斜挂包里拿了500元给他，让他下午好好打牌，这次他是真的推辞，他说：“你刚刚都给了，还买了这么多礼品，哪里还要给钱，我们打牌只打五角！”我笑出了声：“现在还有打五角的？”舅公也笑了，他说偶尔也打一块。他笑得很开心，他的开心让我好治愈。我相信在天空上的外婆也看见了这一幕。舅公目送我的车子离开，我从后视镜看见他的身影，从清晰到模糊……只是舅公到现在也没喊清楚我的名字：“张一，张渝，张丽……”但他清楚记得这是她最亲的姐姐最疼爱的外孙。

AI生成 (作者系重庆时光里语言艺术工作室主理人)

巴/渝/风/物

来个砂锅米线

杨 蔚

砂锅米线烫得人龇牙咧嘴，难道不是为大冷天量身打造的么？在大冷的天里，难道不该去点一个烫得人龇牙咧嘴的砂锅米线么？反正我是隔三岔五就会去寻一家卖砂锅米线的店铺，冲埋首于腾腾烟雾中的师傅喊上那么一嗓子：老板儿，来个砂锅米线儿，三鲜的。

一口口小砂锅，圆溜溜的，于气灶上整装待发。我翻着手机，在满耳呼噜米线的唏哩呼噜声里，等待加入其中。没多久，一口小砂锅就从气灶上来到跟前，滚烫，挨不得边的，人家锅中还咕嘟唱得欢着呢。葱花翠绿，把那清香味儿一下一下翻腾在锅中，再扑撒到鼻尖。赶紧的，一手拿筷子，一手握勺子，吃米线，喝汤，汤很鲜，很香，亦很烫。外面淫雨霏霏，阴风怒号？理它作甚，只安心吸溜米线，稀里呼噜的，那才叫个暖和，那才叫个畅快。

砂锅米线有三鲜的，也有牛肉、肥肠、鸡杂、酸菜等麻辣、酸辣的，我一般都要个三鲜，喜欢那口汤，猪筒子骨熬的，雪白，汤味醇厚。砂锅米线都会配一个小碗，怕你真被烫得龇牙咧嘴嘛。米线挑进碗中，若中意那口汤又想吃辣味，将辣椒面或者辣椒油放碗里，吃一筷子辣米线，喝上一口三鲜汤，巴适！

砂锅里的汤烧开了，丢下几颗肉丸、几片猪肝，再来一点平菇、海带丝，接着，火腿肠、西红柿、黄花菜、黄豆芽、几叶滴着绿的小白菜或豌豆尖……赶着蹿儿奔赴砂锅，有的店家还会来两三颗鹌鹑蛋……一口小砂锅，一锅各种荤素和谐搭配的大杂烩，白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红的……它们做了米线的配角，挤在一块儿，热闹得紧，还没吃，心头已是阵阵暖意。

得有二十年了吧，离家不远处开了一家主营砂锅米线的店铺，店小，也就两张小圆桌，一张茶几，却格外的干净，让人一看心头就舒服。加一块钱就可以要一个煎鸡蛋，鸡蛋被鼓起泡来的猪油煎得焦黄焦黄的，喷着浓郁的香气，为米线垫底。眼见得锅内的米线一夹夹的越来越少，心头仍是乐呵呵的，还有一个煎鸡蛋等着呢！老板娘四十多岁，胖胖的，一脸红扑扑地笑，热情得很，像是一把火，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她把自己收拾得整

洁利索，一条短围裙上开满细碎的小花朵，一双红袖套，则像极了摇曳在灰暗冬日的两簇火苗。生意很好，她一个人打理，人再多也不着急忙慌，照样笑嘻嘻的，煮米线，煎鸡蛋，小店整日热气蒸腾，香味缭绕。后来，米线店所在片区拆迁，从此不知那家小店的下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然会不时想起，那卧着一枚煎鸡蛋的砂锅米线，以及老板娘那张被热气涂抹了两团“高原红”的脸上，让人心生暖意的笑。

如今，一块钱是绝对吃不到煎鸡蛋的了，砂锅米线也早就远离了当年的价钱，好在味道没变，那个热乎劲儿没变。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，又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人，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，一锅很鲜、很香，亦很烫的砂锅米线，在扳着指数着九的季节，堪称雪中送炭般的存在。所以，总会在风如剑雨似冰的日子，缩着脖子钻进街边的馆子，冲埋首于腾腾烟雾中的师傅喊上那么一嗓子：来个砂锅米线，三鲜的。

不一会儿，一口小砂锅就从气灶上来到跟前，滚烫，砂锅里，犹自咕嘟唱得欢。面对一锅鲜、香、烫的美味，赶紧搓了搓冻得冰凉有些僵硬的手，拿起筷子和勺子，稀里呼噜地吃了起来。俄顷工夫，就有一股热气，或者一股热浪，上下游移着，呼呼的，从手心冲到背上，又从背上涌向头顶，再从头顶蔓延至脚底，浑身上下热烘烘、暖融融，周身舒坦。武侠小说中有“打通任督二脉”一说，对，这时候，淤堵于严寒中的我的任督二脉，被砂锅米线的鲜、香、烫瞬间打通，我似乎能够听见，明媚的阳光正踩着春暖花开的节奏，一路穿越铅灰的云层。我确信，在一锅米线的引领下，我不用飞起一脚，就一脚踹开了寒冬，与春日紧紧相拥。并非臆想。虽然这样的温暖有些短暂，甚至不过一瞬间，却无妨，生命中的每一刻美好，都值得我去珍惜。

一锅热气腾腾的米线，让捂了许久的汗珠子显了身，它们慢慢从额头，从鼻尖沁出来，细细密密地聚在一起，惬意地透着气。那一刻，被一锅砂锅米线放逐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，又何止严寒？

(作者系重庆市潼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散/文/诗

在江口的时空烟云里打望

杨武均

盐巷远去的吆喝声

透过光阴这面镜子，古朴的江口在尘雾中颤抖。抖落上溪街的一帘幽梦，抖落下溪街的两眼蒙眬。于是，街景在炊烟飘逸的晨昏中醒来，夜的尾巴拖得老长老长；老宅在朝阳的第一抹辉光里舒展，他的懒腰伸得很久很久。

老汉架着二郎腿坐在木凳上，面对狭长的街巷，背靠光亮的板壁，用长长的烟枪休闲地编织一个又一个飘逸的烟圈，然后拉扯成一丝又一丝透明轻盈的雾霭，无偿打发给慵懒的时光。

孩童嬉戏，小猫咪咪，在院子里，在街巷中，无忧无虑地转着圈。大黄狗尾随后，不时发出汪汪的犬吠，似贴身保镖，如陌生代言。茶叶蛋罗、豆腐干罗、河水豆花糙米饭、稀饭小笼包、油炸豆糕、小面粉……一声声叫卖，一串串吆喝，如银铃，似洪钟，填满古镇江口的大街小巷。

李家大院的商号敞开心扉，商贾摩肩接踵络绎不绝，山货走俏朱门，洋物稀缺乡野，沸腾两江四岸；潘家巷子的盐铺规矩森严，盐贩挤挤挨挨依次排队，短斤少两缺德，货真价实良知，叫响川黔古道。

如今，我寻寻觅觅，透过时空的闸门，干瞪着双眼，让古老的吆喝声在老屋门外几张斑驳的壁画中越走越远，越喊越小，消失在茫茫的深邃时空。

古街隐匿的青石板

一条永不歇息的乌江，顺江口老街的门前执着地奔涌，从不下片言只语。一条明洁清澈的芙蓉江穿城而过，把老城一分为二，上溪街、下溪街如牛郎与织女，隔江而居，望水兴叹。

上溪街紧邻四坪、罗州。市民围着顺街和梯子街划出的“十”字造楼修屋；下溪街依偎黄桷、马鞍。潘家巷子、后街和全家湾呈“土字”兴街建市。木板房，青瓦片，石板路，石坎梯，世代陪伴和睦而居，任时光打磨，随岁月冲洗，一块一块的青石板，一级一级的石台阶，然后，被一步一步坚实的脚步擦亮。

走在江口的大街小巷，锃亮的青石虽残存无几，但在心灵深处闪烁着记忆的光芒。正如“化石未成犹有泪，舞鸾虽在不

惊尘”。婴儿啼哭，少年打闹，老妇拌嘴，硬汉斗牛，商贩叫卖依旧在青石板中回响；古井马蹄，盐号商铺，满街繁茂，依然在青石板里映放，大唐古韵，两江碧水照旧在青石板上流淌……

好似“山头日日风复雨，行人归来石应语”，犹如敲响古老的音符，勾起遗失的绝唱，散落在通往彭水龙阳、大丫，贵州务川、道真的盐茶古道。

遍布江口的黄葛树

进入江口地界，古往今来，黄葛树，就是地标式的参天巨木，百姓心中响亮的名片。

蒋家坨的那棵黄葛树长在岩石窝，根系攀越石脊，虬枝满树，树干硕大，向阳而生。树下几块石板平铺而成，赶场过往村民席地而坐，歇息打坐，聊天吹牛。时间就久了，树荫寄情，百姓有爱，常常在树干上拴上红绸缎，在树枝系上红绸绳，成为谭家村的风景。乌江长孙无忌墓旁，几棵黄葛树比着疯长，叶片常绿，似乎不会枯黄飘落，青春不老，静静守候千年古莹。肖家坝子的那棵黄葛树，可谓江口之最，主干高而粗壮，四五人才能合围。树下肖氏家境殷实，慈善厚道，每逢赶场，南来北往的脚夫、商贾，庶民百姓，不问姓名，不索财物，包谷饭，大米饭，荤素菜食，各自请便。猴子堡的黄葛树下，莘莘学子持学精微，造福社会。万寿宫旁的黄葛树，树冠伸向芙蓉江，更是一年有四季，一树有三秋。春天，临江枝丫裸露，新芽初生；临居深绿一片，黝黑发亮，酷似仲夏；临市满是金黄，枯叶纷飞，恰如深秋。不解，高人指点，黄葛树应景寄情，啥时栽种啥时叶黄吐新。一棵树不就一个季节栽种的吗？还不解，亲自探秘，方知几棵树苗不同季节而生，合抱成木，便有一树三秋之风景。

黄葛树，江口的黄葛树，无论院落边，还是田园里，无论山野中，还是行道旁，与人共存，互不离弃，生怕损枝伤根，遍布每个村庄，都有古木参天，都是枝繁叶茂。植根野岭荒山无怨，身处闹市富庶不惊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武隆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

AI制图



AI制图